

寫給時光的感謝信 曾怡萱 3D2

時光老友：

近來無恙吧，但願我的忽然打擾不會阻斷你在蟲洞隧道裏不斷穿梭的身影。

感謝你在我身邊陪伴了十五年，日日夜夜，盡管我無法看到你，無法摸到你，也無法嗅到你的氣息，但我知道，你就在我身邊，如影隨形，如夢似幻。我也相信，那十五年裏，你無形的嘴巴，也有千言萬語想與我分享。

我有時候會羨慕你穿梭過的美麗星空——各種星星在上面閃爍著與眾不同的光芒，多少人想要像你那樣啊；同時又在感慨你的孤獨——在不斷地穿梭在各種人身邊卻沒有一個能收聽你話語的知音。

就像曾經的我那樣。

那樣寂寞。

那樣形影相吊。

十三歲那個寒假的我，與彩鉛畫板一起沈浸在自己的世界，通過一扇門把我與世界隔絕了，一整天沒有出過門，甚至與一整天沒有吃過飯，剩下畫紙上的那抹彩色給我的生活增添過一絲光芒。

我不知道怎麼與其他人溝通。只是因為離開了曾經的朋友，搬到了新地方，世界的一切就變得那麼陌生，找不到可以聊的話題，因為成績差而成為全班的拖油瓶。

“你這樣不行啊，讓老師好好輔導一下你。”家長這麼說。

“你這樣不行啊，你的爸爸媽媽平常不會監督一下你嗎？”老師這麼說。

被夾在兩極中間的我就像一葉隨處漂泊在河中的小舟，沒有擺渡人，沒有指路燈，盲目地尋求著方向。

那葉小舟，多想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擺渡者啊，而過路的人卻都認為它已經沒用了，只是一塊浮在水中苟延殘喘的破木頭。

它想讓自己的樣子變得讓人喜歡起來，而不是單調的木花紋，所以不停地學習畫畫，想要人們重新對它刮目相看。

它日復一日，夜復一夜地畫，新買的鉛筆不久又只剩下了一個頭，畫紙一張一張地堆出了半個床那般厚。

但它依然不滿足，開始學會了日夜顛倒地去畫，不寢不眠地去畫，直到雙手長滿了厚厚的老繭。

寒假的最後一天，它終於使自己充滿了色彩，那色彩喜慶得如新年在夜空中綻放的煙花，怒放得如春天傾國傾城的牡丹，哀傷得如秋季即將走向生命盡頭的枯葉，樂觀得如甘在寒冬綻放的臘梅。

當小舟發現它的彩色終於吸引到了很多人，認為終於如願以償時，卻發現自己變得沈默寡言了。

是的，我與他們，也終於沒有了溝通。

那並不是我的問題，對吧？

我開始迷茫地站在世界的角落看周圍的一切。

同學有同學的結伴而行，孩子有孩子的玩耍嬉戲，大人有大人的執手相依，而我……什麼也沒有。

那是我青春中最孤獨的時候，大人所說的那些“心如同缺了一塊般”的感覺，恐怕也是如此。

煙花謝幕了，牡丹凋零了，枯葉入土了，就連臘梅也被連根除去。

當我認為就這樣到永遠的時候，生命中忽然多了一道燈光，在河道的不遠處出現。它是那樣的微弱，但對我來說，又是充滿著多大的希望！

那次，我氣喘噓噓地在學校跑道上不斷地跑著圈，操場的灰塵迎風飄起，吹到我的身上，我急匆匆地想要越過這個地方，呼吸急促起來，即將加速的瞬間，不經意地被地上平滑的地方滑了一跤，正面趴地，摔了個狗啃泥。

動作滑稽而可笑，招來周圍幾個踢足球的男生在一旁嘲笑，但腹部正中地面的疼痛只有我自己才知道，右手掌活生生地被磨掉了一層皮，汗液刺得傷口生疼，我疼得直咬牙，想站也站不起來。

——小舟又磕到了呀，要自己翻起來才行，不要被人看不起。

我跪在了地上一會兒，後背卻忽然有一股力氣，將我整個人拉了起來，我往後望去，瞧見了幾個熟悉的面孔——是我班上的同學呀！

“沒事吧？”她輕手輕腳拍去了我膝蓋上的泥土，拉起我的手心，呼了呼，皺著眉問：“疼嗎？”

我愣著搖搖頭，目不轉睛地看著她。

這種遠離了我的關心終於找到了回來的路，伴隨著足球場刺耳的哨子聲，伴隨著滿跑道的隨風飄散的塵土，伴隨著同學急促的呼吸聲。

我彷彿聽到關心說：“我回來了，跟著以前的時光先生回來了！”

那些枯萎的植物，看似走到了盡頭，實則只要換一個季節，他們依然會開的燦爛。而那一葉小舟抓住了這充滿希望的光，褪下了表面厚重的顏料，迴歸了原本的樸素之美。

我相信，這一切，時光老友你都看到了吧。

我以為，你是冷漠的。

我也以為，你穿梭在無盡的時空中，淡忘了這個把自己鎖在房間的我。

我更以為，你從來沒有給我帶來過什麼。

原來你給我帶來的，我早就已經在體會了。

那一道道鋪滿了綠葉的青春之路，那一條條充滿可能性的未來小河，還有那親自為我擺渡的你。

沒有了你為小舟的指路，小舟怎麼會找到河流，又怎麼會找到可以暫時棲息的避風港？

謝謝你，時光老友，我到岸了。

感謝你曾經的到來，讓我明白了什麼纔是“苦盡甘來”，也讓我明白了青春的意義。

瞧！對岸還有如此多迷途中人，你可以去幫助他們了呀，有緣再見。

但願你的星空永遠這麼美麗。

你的十五歲老友